

雙 槐 歲 鈔

一



雙槐歲鈔

(一)

黃瑜撰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筠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五傳至郡馬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
雍孫西臺侍御史憲昭。曾孫宣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宣慰勤王有功。生
子教。號疊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疊水以來。始
潛而弗耀。匯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受之廣。山納而
海函。爲學絕繩繪阿曲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擗掇雕鏤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于家
邦。而觀其德者心融寬猛。竝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
在胎教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空。覺而娩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蔚然。不隨羣兒戲。弱
丱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楮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
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遺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
此兒也。旣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
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標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
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
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續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倣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

方之教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盥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熬。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卽知哀慕。繼母李氏鞠養之。旣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漿不足。漬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客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敝篋露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貲贖還所居第。賙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旣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拭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歎歎。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興濟伯楊公善。欲繙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翹。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公名。有揚州俞姓夤緣戚畹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關節求進。吾不爲也。旣而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貫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

其心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略以猛濟之故聲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譙責莫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旆來見公褫之於庭示以禮制由是閩境服舍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拏舟來迓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尋以微糧不完與衆同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逋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旣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蠹藏奸亦披抉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聞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皆允之乃捐己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亹亹不倦時富室多爲義官如顏莊輩惟寒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輩以不見臨爲耻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自公興振庠序曾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鞭撻閒聞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廉得實卽斷還其業民以債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俸金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朔望必解桎梏櫛沐飲食之莫不感泣籲天祝公之壽偶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獻見而駭

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矣府太守吳公繹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晟號嚴峻待興寧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聞能名卽加褒獎尋薦諸朝訪察閒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篋下每救護之全活甚衆興寧有嫡庶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懿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閒田雖異境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淪浹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覲讎載道云驅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贍蒲庠吳瑤之父喪橐無留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置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况於百姓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恃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蛇蟠折左股入硯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輸服遂得戶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蒼錄囚至惠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戶旣獲矣又何疑焉蒼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證新情真罪當始書決單新遂棄市公卽乞歸龔侍御晟以已登薦刻留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行囊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洟羅拜各出所有爲贐公堅卻之因護送至山谿閒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剽掠鄉墟邑

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自以爲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快快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顥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繪容公謙讓不居也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身廊廟爲歎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宣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同邑大欖人卽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人曰畿曰廣畿娶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外傅次金牋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胄出揮使之女女子二人名士蔡縉何彬其婿也公屬續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洒掃庭內哦萬里銘旌詩其夜問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翛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摭拾大概以俟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興國同知同年鮑生番禹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敍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諦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卽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類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羣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焜耀。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文。其才也。采瑩弃瑕。而告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禮辭謠識。据摭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始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雙 桃 歲 紗 序

二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袁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禮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眚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剽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覈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鈐契究諺談爲裨官搜神恠爲鬼董狐資謠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尙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

不遺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緲之所紀。小而薦蕘之所談。輒即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謙陋。擇焉而不精。詞藻恠弱。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轍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于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春王正月辨

嘉瓜祥異

禮儀尚左

講經興感

宋元通鑑

文華堂肄業

禁水火葬

御製逸詩

何左丞賞罰

尊孔衛孟

宋復元讐

醉學士詩歌

楓林壬課

貴妃禮制

朝雲集句

第二卷

國朝三都

國子試魁

丁丑再試

臣節忠謹

御寶文移

中都閱武

聖旨立坊

劉學士

詠初月

朝會紀事

兩魁天下

邑俊升郡學

姓名相同

西域歷書

海定波寧

孝義家

綱常爲治

第三卷

三丰遯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駢

柳庄相術

金尙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涖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太孫侍從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刺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勳

石主事抹師

士夫孝行

場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曄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蟲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己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尚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寇始末

王清罹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廊邸官寮

彭蠡纏精

絕句近唐

古廉紋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讖

夜見前身

四代通禮

木工食一品俸

祭公芮伯

萬祺祿命

獄囚冤報

全寅王泰卜筮

河套墩臺

始終清操

三十六宮

襄邸朝禮

鵲橋仙

桺人妻

唐試進士排律

車戰器械

棠花表節

緣木求魚

玉堂賞花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宋賜進士詩

西番遏狄

貞燕烈鴛

尹氏八士

馬恭襄殊錫

六臣忠讐

第九卷

南京科道

伏闕泣諫

龍洲魁讞

文武換易官秩

京官折俸

莊定山

詠竹言志

妻救夫刑

會試論表

援溺得子

援例入監

六臣忠讐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彭陸論韻

瑞夢堂

龍興蜘蛛鬪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東海二仙

卜馬益

虎臣進諫

才力不及

道具體用

名畫古器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鳶魚辨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邱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修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卽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留院堂之東一鉅櫃局鑄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旣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雖帝世不能無也然明良率作修